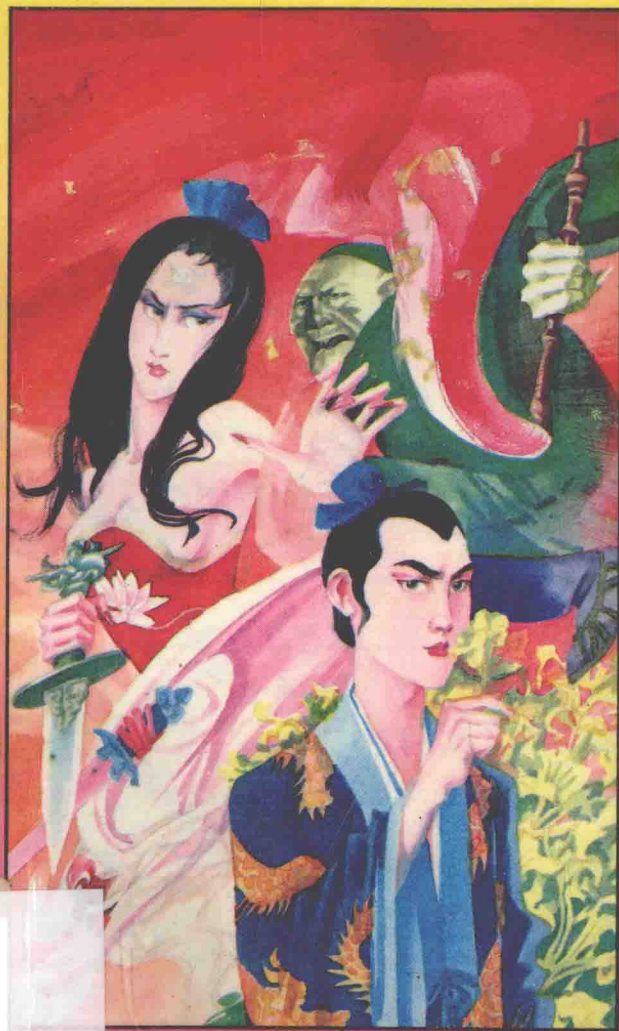


古龍著



龍刀鳳劍

4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龙刀佩剑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龙

著

四

贵州人民出版社
一九九四年三月

黔新登字(01)号

责任编辑:一心

龙刀凤剑

古龙编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石家庄装甲兵学院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34.5 印张 700 千字

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8000 套

ISBN7-221-03274-2/I·514

定价:21.80 元(全四册)

内 容 提 要

叙述年轻英俊，武功卓绝的董志强与善良美丽、武技超群的名门闺秀涂寒梅的情缘。突然，涂寒梅离家出走闯荡江湖。

董志强为找寻心上人亦别母离家，四处寻访，不意结识恶魔朱星、程平等，在夜战中又巧遇功冠群雄，女扮男装的朱晓红，从而又生发一段游龙戏凤的恋情……。

原来侠女朱晓红乃董志强幼时订婚之妻，她为寻找未婚夫而背井离乡，游荡江湖……。

众年轻侠女云游江湖之际，又引发出各自的奇缘巧遇，情爱纠葛，抒情感人，是一部长篇新派香艳武侠小说精品。

目 录

上 集

第一册

- | | |
|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| 刀剑情怀 |
| 第二章 | 江湖风云 |
| 第三章 | 卧虎藏龙 |
| 第四章 | 情急生智 |
| 第五章 | 惊世绝技 |

第二册

- | | |
|------|------|
| 第六章 | 玄天剑功 |
| 第七章 | 险遭不测 |
| 第八章 | 疑云重重 |
| 第九章 | 计取枭雄 |
| 第十章 | 势均力敌 |
| 第十一章 | 大义凛然 |

下 集

第三册

- | | |
|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| 龙帮虎斗 |
| 第二章 | 肠断赤壁 |
| 第三章 | 胭脂鬼影 |
| 第四章 | 侠女相会 |
| 第五章 | 龙凤惊险 |
| 第六章 | 月黑风高 |

第四册

- | | |
|------|------|
| 第七章 | 倩女薄命 |
| 第八章 | 刀山火海 |
| 第九章 | 血溅武林 |
| 第十章 | 柔情似水 |
| 第十一章 | 苍龙归海 |
| 第十二章 | 缘梦归国 |

第七章 倩女薄命

其实野叟苏民一此举实系有意而作，欲借此令晓红作好人，好使这黑猴子日后敬重晓红，此时见时候已差不多了，这才有意地叹了口气道：“既是姑娘给它说情，就饶它一次吧……”遂一扫目光至那跪在地上的黑猴子道：“今天要不看在我这徒弟朱姑娘的面上，一定要把你逐出我门，虽然如此……”

那畜牲闻言正自心喜，忽听老人末尾口风，不由吓得又吱吱叫了起来，老人哼道：“你怕什么？我话还没有说呢？你就吓成这样！真是没出息透了……”那黑猴子想是对老人敬服到了极点，老人出言，即使是一句俏皮的话，它也能心领神会，此时被老人骂得唏嘘不止，晓红方看看不忍，才又要向老人求情，野叟已笑道：“起来站着，别作出这一副可怜相，我再看看这副德性。”那黑猴子闻言又叩了个头，逗得二人都不由笑了起来！

这黑猴子站立一旁，双目四处溜来溜去，似感此室内气氛太不自然，老人见状笑道：“方才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！”

“从今以后，我因受伤，半年以内不能下地……”说到这里他知道也不禁有点伤心了。他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的话，事实上上半年之期，也就是他活在世上的仅有日子，但是他为使晓红安心习技起见，故此不原吐实，令她心中悲伤，那样一来，她自然是无心再学习这种超然的绝技了……

于是他稍定了一下情绪，对那黑猴子接道：“从今天起，我又收了一个新徒弟。”他用手一指晓红，又接着：“她名字叫朱晓红，我非常喜欢她……”说到这里觉得自己的手温温的，竟是被晓红拉住了，不由偏着往晓红看了眼，羞得她粉颈低垂，老人看到这真至情的姑娘，心中泛起了无比的安慰，微笑着道：“猩儿！（他平时唤黑猴子的名字）以后你也可说是她的师父……”此言一出，晓红心中不由一怔，不由拉着手娇唤了一声：“伯伯……”老人回视她一眼，眨了一下眼，令她不要说话，晓红知道老人此举，定有含意，当时就不再多言，偷目一看那黑猩猩子。

又听老人道：“这一下，这畜牲可喜坏了，本来头是低着的，一听老人此言，马上抬起，张着大口呱呱叫了两声，一双红光四溢的火眼，直往晓红看去，好似仍不敢相信，这事是真的。”老人遂道：“你放心……从今天起你就是她师父了……”那黑猴子喜得就地连滚了两个筋斗，老人见状看了晓红一眼，表示计策已成功，遂笑对黑猴子道：“你先别喜欢……我问你，你还打不打她，又怎配作人家师父呢！……你自己想想……”

这一下，黑猴子可傻脸了，急得吱吱直叫，一双黑毛爪连连爪首，老人笑道：“你再想想，你那种功夫比人家强？……当师父可不是容易的呢！”这黑猴子更是满地乱转，口中怪叫连声，老人抽空看了晓红一眼，小声道：“轻功！”晓红马上会意，不由大喜，冷眼看着那黑猴子，这一看不由差一点笑出声来。

原来它此时正背着身子，微矮矮的蹲着，双掌作了一个

探手的姿式，又收回来，自己摇摇头，好似自己的掌上功夫，是不行的。

遂又扫出一腿，又摇摇头，口中吱吱连叫，急得直跳，窜起老高，像是触发了它的灵感，不由咕咕呱呱的怪笑起来……

老人皱眉笑道：“怎么啦？什么事令你这么高兴？……你想出了什么本事？……”

这黑猴子扑近床前，又说又比，高兴得挤鼻弄眼的，并朝两足上连指，不时地跳着，老人好似才会意地啊了一声道：“你说的是轻功是不是？”黑猴连连点头，一阵鼓掌，好似高兴老人猜得一点不错，并过去拉了晓红衣服一下，张着大口直乐，晓红嗔笑道：“知道你轻功好嘛！也不致于神气成这个劲呀……”老人遂笑对黑猴子道：“那么从明天起，这轻功一项，我把她交给你了，限你五个月，要教成她有踏雪无痕登萍渡水的绝顶轻功，否则你这师父丢人！”

这黑猴子闻言，好似还认为五个月时间太短了，这项任务不容易，以手连连搔颈，晓红忍不住噗嗤的笑了一声，老人怕它畏难，遂给它打气道：“你怕难呀？她可不是从头学呀！人家本来轻功就蛮好，五个月足够了，你要是认为时间太短，那就算了，还是叫她自己练吧！”

这一来，那黑猴子不由大急，连连点头怪叫，好似可以办到的意思，老人遂正色道：“从明天起，你就开始教她，我不管你怎么教，反正到时候你把她教好就行了……”

这黑猴子喜得直搔头，一双火眼不时朝晓红瞟去，老人遂笑对晓红道：“从明天起，它就是你师父了，你可不要小视了它，要说别的功夫它没有，可是它那一身绝顶的轻功，却是任何人类所比不上的……”

“当然主要仍是在于它先天的禀赋不同，但是我曾细心研究过它窜跳时姿式，的确是和人类大不相同，如果你真能虚心随它练这轻功一门，我敢说以你资质根骨，在过短短半年里，定可有惊人的成就，……希望你好自为之！”晓红点头道：“伯伯放心，弟子一定遵命，只不知它如教呢？……”

野叟微笑道：“这你就别操心了……你等着看吧！它会比我更严呢……”此时那黑猴子已出室，老人遂低声道：“这种黑猴子，本性极为聪慧，而极喜模仿人性，又随我了二十年，更是智高一等，它那一身凌虚踏雪，渡水登萍的轻功，就是伯伯我早年也曾随它苦练一段时间呢……”

晓红闻言心中又喜又奇，不知道这黑猴子师父如何教自己呢！想着遂把那山鸡持至后室，剖洗干净，有现成的火具，就把它烤了起来，室内存盐颇多，只是没有别的佐料罢了，一直忙了两个时辰，才把饭弄好，先盛了一碗浓汁鸡汤奉上老人。

野叟苏民一只尝一口，就不禁连赞赏起来，待食毕后，晓红又陪老人谈了一阵，晓红笑问道：“那黑猴子都教我些什么呢！”老人笑道：“那是它的事，我不干涉它，只是孩子！你要完全信任它，不要以为它是一畜类，我先前那徒弟，轻功一节，也是出自它一手教出，所以我对它是完全信任……晓红不由突然心中一动，笑问道：“伯伯！你原先那位徒弟，他叫什么名字呢？老人脸色似颇犹豫，最后仍是含笑道：“姑娘以后就会知道的，我会告诉你，只是现在还不到时候……”遂看了室外天色一下道：“姑娘……天可不早了，你该进去练功夫去了，先从第二篇地字篇练起……待练完第一篇后，千万不可再多练了……以免你初练尚不知这功夫的去处，练多了

有损无益……”

晓红答应着站起，向老人道了晚安，才转身走了没几步，老人又笑道：“就寝前不要忘以二泉浸体……晓红答应了一声，此时才知道要练惊人的功夫，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想着就进了自己的房中。

按着老人指示，打开了那本“青阳秘宗散本”翻到了“地”字篇上，先垂目行了一番这卷首的坐功，只一闭目，顿觉大异往日，稍一调息，立觉一股阳和之气下行，始时肺腹回春，百肌酥软，到了涌泉地窍等穴，又循后身诸关节，逆行而上，由玉海紫府天门等要穴，流行七窍，不消一盏茶时，行完一周天，充沛全身，晓红这一番坐毕，顿觉温暖，面部和畅，精神倍长，舒服已极，不由暗暗奇怪，突悟出，定是那灵石仙乳完全发挥了妙用，心中好不开心，这才翻开散本，及至看过十几页后，忽然发现每七八图，合为一章，一章有一章的妙用，越发欣喜，当时默念，自己不要求快，决定学一章是一章，务求全身体会贯通，心知这等上乘玄功，往往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

晓红记性天资又好，又巧服这灵石仙乳，其智识力较常人高之何止数倍，这一静心推参，更悟出这“地”篇中，虽有图一百七十八，巧合玄天之教，实则每章所附注图多寡不等，均有一围费其纲领，一共四十九章。

如照图中附注，每章首图的形式解说口诀，如能依次遵记，自能一脉贯通。

练着练着，这一篇已至尾页，因闻老人有不可多练之语，未敢再多习，由是略一按图默记，如式演习覆按均无差错，心中大喜，尚觉这书看来似颇难入手，想不到练竟是这般容易，

她哪知道，要是常人，虽遇名师指点，要习会此“地”穴功夫，没有一月时间，就别想入门，她所以能练来如此简易，实在是得力那罕世的“灵石仙乳”不过她尚不自知罢了。又人想，此时天已不早了，忆及老人所嘱，不敢怠慢，忙至那内里石室，浸浴二泉。

先在那“大火”泉内，浸洗了半天，觉得舒服已极，心想每日如此洗上两次，倒是蛮好的。想着又走至那“灵石”泉中，先以一指深入试了试，不想方一触肤，不由冷得几乎发麻。心想：乖乖，这要把全身跳下去，那还受得了？本想擦干穿衣出去算了，转念一想，老人既令自己如此做，怎会是害自己？又想到那董志强，谈到他往日在风雷谷习技时，被太虚老人关于石室内，不也是那么一口井么？听老人所说，那冰井之水，更是较这“灵石”寒泉为冰，喜志哥哥既能受，我又怎不行呢？

她这么一想，不由勇气大增，当时强忍寒冷以一足深入，冻得全身发抖。

（读者须知，晓红此时所处身于天岭，四周积雪，气候本就在冰点以下，就是不要以如此冰泉浸体，只把全身衣服脱光了，常人也是会冻得僵倒在地，更何况全身再下那比冰还冷的水呢！此水本该早已结冰，只是其内渗有别种矿质，不会结冰罢了！）

当时半边身子都麻了，吓得马上收回腿，不禁望着这泉水直皱眉。好在这等空山寂野，也用不着害羞，更何况似此黑夜，室

内连灯也没有，想到此，晓红干脆叠膝泉边，先运了一番功夫，把周身乾元阳气，逼行了一周，似此提行了两个周天，全身已热得快要淌汗了。

暗忖着时间差不多了，这才又鼓起勇气，将两腿慢慢浸入，这一次虽依然冻得吃不住劲，可是比上次好多了，干脆一闭双目，二手一松全身都入那池中，乖乖！这一下可冻坏了，冷得她在水中战成一团，差一点又想爬出头，后来把心一狠，心说反正已经下来了，拼着冻病也要忍一会……

她这么一想，果然就觉得好多了，起先觉得全身像毒针一样刺扎，渐渐竟觉慢慢消失了，最后才觉由丹田生出一股暖气，周贯全身，那冰寒之气大退，最后竟觉得冷了……

似这样又练了一会，才敢上来，用毛巾擦干了，把老人赠的通脂草粉，在体上抚擦了一遍，觉得肤华肌酥，全身竟是爽泰已极。

一切就绪，这才返回室内，见今晚月色颇好，不由踱出室外，也不敢惊动老人，一个人走出，此时四野寂静，夜风徐徐，天上一轮皓月，洒下洁白的银光，反映着皑皑的白雪，偶传来三两声狼嚎，这景致好不动人。

于是见景思情，不知觉，她眼前泛出一翩翩风度的少年，这小年剑眉虎目，猿臂蜂腰，一身青缎长衫，腰中尚插着一纯白的短笛，英俊中别有一股潇洒柔情，令人只要和他一接触，一生一世。都会留下他的影子，于是这多情多难的姑娘，不由凭空喃喃念道：“志哥哥……你现在在哪儿！是否已回北京去了呢？等我回家后，你……可不要忘了来接我……”

“但是我……我已配不上了你了……”她流着泪缓缓地伸出了手，摸着她脸上的伤痕，芳心已片片的碎了……忽然她

抬起头，自信的道：“不会的……他决不是那种人……他曾亲口说过，如果我脸上留下疤，他会更爱我……那怎么可能会又变了心呢……”

她靠在一棵古松上，平视视那些离头不高的浮云，脑中忆着，那些酸甜苦辣的往事，一时她柔肠百绕，她已深深地陷身在这些痛苦的意念中。

当她想到程方，她的脑子就更乱了，于是她对空长叹了一口气，方想再往前走走，散散心，突见暗影中一对红光闪动，遂听呱的一声怪叫，身前落下一物，晓红忙闪身回避，始看清了，来者正是那黑猴子，不由笑道：“你看你……把人家吓死了……”这黑猴子此时可一改先前狰狞态度，张着大口走前，一面口中呱呱直叫。

晓红皱眉道：“我现在还不睡……你干什么嘛……”这黑猴子闻言怒鸣了两声，以手指了指天，遂又往回拉。

晓红知道它的意思是说天不早了，该睡觉了，当时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心说这家伙还真端起师父架子来了啦，连睡觉的时间，它都要管，当时笑嗔道：“好了……你别拉，是不是要我睡觉了？”这黑猴子连连点头。

晓红笑骂道：“你神气个什么劲嘛……知道你是师父是不是？人家睡觉你要管……”

黑猴子闻言依然往里直拉，晓红只好跟它入内，再看这东西右手尚拿着一串白色小果子，当时也不知是作何用的，就随着它进了石室。

这黑猴子一直把她拉到她室内，用手指了指床，口中又是呱呱叫了两声。

晓红又气又笑的往床上一坐，笑道：“好了！我睡觉了，

你出去吧……”却不料这黑猴子闻言，上前抓起晓红一足，用手一阵指点，晓红不由脸一红道：“要我脱鞋是不是？”黑猴子闻言喜得怪叫了两声，连连点头，晓红白了它一眼道：“这个你就别管了，你走了这自然会脱……”那黑猴子闻言，怪叫了两声，举起手中白色园果，又是一阵乱叫，连说带比。

晓红简直给弄糊涂了，当时怔道：“这果子怎么样嘛？”黑猴子又指了指她脚，晓红皱眉道：“给我吃不就算了吗！何必要我脱鞋……”不想那黑猴子闻言，似觉晓红太不听话，竟自暴怒起来，连连怒吼，晓红不由杏眼怒睁，正要发作，忽念到，这畜牲如此通灵，也许此举地含有深意，好在它是个畜牲，自己还怕什么羞。

想到此，红着脸把鞋脱下，那黑猴子脸色才转怒为喜，又用手指脚上的袜子连叫，晓红不由叹了口气，满面娇羞的把一双袜子也脱了下，露出一双细柔的白足，一面翻着眼，嗔笑着道：“好了……你要怎么样嘛……”这黑猴子此时才裂着大口笑着，摘下那又白又园的像胡挑一般的果子，左掌一扭，那果子就烂了，流出又浓又白的汁液来。

这黑猴子走近晓红，板起一双足来，把手中这扭烂的白果子，往晓红足心擦去，才一触接，其冰透骨，晓红生平最怕痒，这果子才一挨上，已笑得尖叫连天，一面收回了脚，笑喘成一团道：“你是搞……什么鬼呀？……抓人家脚心干什么？……”这黑猴子见状，退后几步，急得直摇头，晓红笑了好一会，才定神道：“好吧！你把果子给我，我自己来擦好了……人家痒死了！”这黑猴子闻言嘻着把手中那一串白色果子递上，晓红接过一看，也分不出，到底是一种什么果子，只是入手又软又冰，不由带笑问黑猴子道：“是不是用它的汁来涂

脚心上？”连连点首，晓红摇头笑道：“这是什么嘛……你别乱出花样……等会擦出毛病来了，那就糟糕了……”

黑猴子连连叫着摇头，晓红这才放心摘下一枚，用那尖长的指甲，在那白果皮上轻轻一划已呈一道裂缝，流出浓浓的白浆，自己这才试着往足心涂去。

尽管是自己擦，也忍不住格格直笑，只觉这些浆水才一涂止，其冰透骨，赶到慢慢搓久了，反倒热烫难耐，每双足心都是酸的，当时不由吓得对黑猴子道：“脚心酸哟……别擦坏了吧？”黑猴子连连摇头怪叫，又摘丢下一个，晓红皱眉道：“还擦呀？”黑猴子点点头，晓红由是按她指示，点头各擦了两枚，这黑猴子才满意地持起余果，看着晓红睡好，还拉了一床被子给她盖上，这才出室，把门带好。

晓红对它这份关心，颇为感动，叫了声“再见……黑猴子……”不想那黑猴子本已出去，又回头进来，看着晓红不动也不走，晓红不由笑道：“好……好……再见师父！该好了吧？”这一下，那黑猴子才张开大口笑着缩头而去。

晓红在床上渐觉双足如焚，最奇是有股热流上冲骨节，心想这是什么果子……反正既知无害，也就不管它，想着双目一合，就入了梦乡。

第二日，也不知什么时候，就觉身上被人连推带拉，吓得忙睁开眼，翻身坐起，见此时天还是黑黑的呢，室内更是黑沉沉的，床前站着那黑猴子，不由揉眼道：“还早呢……这么早你把我打醒干什么？”那黑猴子不听分说，连拉带叫，此时东方微露出一线曙色，晓红被它连叫带拉，睡意全消，只好下床，穿好衣服，不容洗漱，就被它给扯出了门。

这黑猴子一出室外，回身点着，足尖一点，全身已像箭

头子一样起在了半空，跟着虚点了一下，升在老松之尖，又再度向另外的松枝扑了去。

晓红此时不由兴趣大起，笑叱一声：“别走呀，你得教教我！”身子直窜了起来，运出“巧燕窜云”的身法，也落足在那棵树尖，树梢仅下垂了一下，她的身形竟又再度腾空真往那黑猴子追扑了去，一面口中道：“这一手，我也会，你可难不住我……”那黑猴子随便显了一手，本想晓红一定不行，不想竟是难对方不住，心中连连划动，几个转身，已出去好几里，越过了一丛山岭，晓红这一来，才算心服口服，只是足下愈法加劲，拼命追其之后不舍。

如此跑了好一段路，眼前却是一片颇宽敞的山坡，山坡倾斜下延极远，但身右边，自己此时立身处已正是一块悬崖，那黑猴子猛然在前将身形打住，回身摇手令停。此时东方已透明，成鱼肚色泛出，风势也略小了些，晓红这才觉出身上奇冷，用手一摸，原来已被云务之气浸湿全身，连打了两个寒噤，略一辩看眼前景物，这一看吓得忘魂，原来她立身之处，是一块丈许方园的平石，孤撑出万丈深潭之上，上倚危岩，下临绝壁，一面就是万仞峭坡，那三面都是朵朵白云凌空，不着边际，只右方有一尖角，宽才尺许，近尖处，与右崖相隔甚近，再往下一看，白云莽莽，被风一吹，如同浪涛起伏，看不见底。

只听泉水翻腾澎湃，云在脚下飘荡游行，足下的无数峰尖，就像许多岛屿，起伏在白浪中一般，真个是好一番山势

……

晓红闻那黑猴子在后呼叫，忙答应着，往身后纵去，在这种极顶峭峰之上行走，不要说跑了，即使走起来，若无上

好轻功，也是万难。因地面都是厚约尺许的积雪，更是滑溜难立，晓红提着丹田之气，居然行走自如，那黑猴子冷眼旁观，心中也不由赞叹不已，心中大是高兴，认为这种徒弟，才配自己教……

晓红费了不少功夫，才行近那黑猴子身侧，惊喘道：“我的妈，你那里找不了，单找这种要命的地方，这要是一摔下去不成八瓣儿才怪呢！”

黑猴子拉着她手，一直行近这峰尖处，下视着正是那一泻千仞的峭坡，其上满是积雪，晓红见若尚有不少凸出的怪石，更有几株老梅，此时已成花芬吐蕊，正盛开着。此时是由上而下，那可真太危险了，一个提不住气一泻而下，那可不是玩的，不由手上一紧，死死地拉住这黑猴子手臂不放，心中也不由大为紧张。

黑猴子此时笑着挣开手，把晓红按坐石上，好似令她别动，先看自己的，这才行自石尖，二臂平伸，那双大足掌在雪面上一划动。

晓红见它仅一动，就像珠丸滚在斜板上似的，一泻而下，身子真像星掣电闪似的，在雪面上划了下去，最惊人的是，它所过之处，雪面依然完好，并无一丝痕迹，这种踏雪无痕的功夫，真可谓之登峰造极了。

一瞬间，已下泻百仞，见它身形在中途尚拔起了她几次，每一次姿态都不一样，越过那些奇石老梅，渐渐白地里，只能看到一个极小的黑点霎时全身大现，敢情又是那黑猴子往上来了，不由站起身来。

心想，我看你又用如何身法往上扑，居然也同下山时一样快速。